

「哲學教育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專家對話(一)

朱建民

哲學教育的實施對象可以由兒童到成人，因此，針對兒童有「兒童哲學教育」，針對中學生也有「中學哲學教育」；以下僅以大學生為對象，來談大學中的哲學教育。其次，大學中的哲學教育仍可進一步分為：做為通識教育的哲學教育，以及做為專業教育的哲學教育。二者的實施對象不同，前者針對哲學系以外的學生，後者針對哲學系本身的學生。

就做為通識教育的哲學教育而言，它面對兩層問題，一是大學如何看待通識教育，一是大學如何看待哲學在通識教育中的地位。依循傳統的看法，大多人會由直覺上肯定哲學的重要性。在 1984 年教育部通令全國實施通識課程之前，綜合大學即以哲學概論或理則學做為共同必修科目。此後，也有不少大學慣性地率由舊章。在這段期間裡，各個大學多數得承認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也多數會把哲學納入通識課程之中。但在 1994 年大法官釋憲，指出部定必修科目違憲之後，各校如何規劃校定必修即進入了自主的階段，漸漸地各校的課程設計也呈現相當多元的面貌。到了今天，以往常見的哲學概論或理則學愈來愈少出現。



近年受到西方教育理論的影響，能力的培養開始成為主流。於是，批判思考這類的課程就取代理則學，而以培養批判能力為教學目標。另外，常被台灣教育界提到的美國哈佛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設計分為八大領域：美感理解力與詮釋理解力，文化與信仰，經驗推理與數學推理，倫理推理，生物系統之科學，物理宇宙之科學，世界各社會，美國與世界。其實，八大領域有相當多的部分皆與哲學有關。不過，其中較常被視為哲學教師專長者只有倫理推理。因此，有些學校也會開設道德推理或倫理學之類的課程。無論是批判思考或道德推理，對非哲學系的同學來說，可能是他大學修習課程中唯一的哲學課程。在短短的卅六個小時裡，面對多數不習慣嚴謹推論的大學生，如何深入淺出，運用具體切近的事例讓同學接受、理解，進而提升同學的批判能力、推理能力和反思能力，授課教師都有許多挑戰。

另一個現實的狀況是，台灣哲學專業的就職出路相當有限，除了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哲學系之外，最能接納哲學博士的單位就是各校的通識教育中心了。這些博士都是深入某一學術領域的專家，在面對非哲學專業的大學生時，必須在通識課程中克制或調整自己的專家傾向，想方設法讓同學在短短一學期中有所收獲。如此，往往被迫走向淺化或簡化，以適應同學的程度。經年累月下來，他們自身的研究和升等都受到嚴重影響。最令人不忍看到的狀況是，他們不僅在各自的大學中被專業系所邊緣化，甚至可能會被哲學同道邊緣化。這種被邊緣化的處境必須受到重視，至少身處哲學系或研究機構的幸運者要在資源分配或資格審定的情況中，多予協助與肯定。不能忘掉，他們在各校擴散哲學教育，有很大



的功勞，哲學不能永遠關在哲學系的院牆之內。

接下來，就做為專業教育的哲學教育而言，面對的問題就更多了。在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是像今天這麼強調學生的就業能力。或許是由於經濟環境不佳，社會未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於是反過來要求大學生出了校門就能在職場發揮生產力。這種氛圍對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極為不利，對哲學系而言，當然更是雪上加霜了。大學原本就不該被視為職業養成所，高等教育有其長遠的目標，以提升人的整體素質以及社會整體水準為旨趣，而非只是被動地即時地滿足社會的工作需求。但是，在今天的情勢下，哲學系同樣被要求填報畢業生出路調查表。除非等到台灣經濟環境改變，否則，這種困難很難消解。

在就業考量加重的氛圍下，立志報考或堅持就讀哲學系的人數勢必減少，若是再加上少子女化的因素，台灣目前十餘所哲學系的前景確實挑戰重重。現階段研究所招生缺額的現象愈趨嚴重，大學部雖然出現缺額狀況不多，但是也出現報到率降低、轉學和轉系增加的狀況。當然，就哲學專業教育而言，入學者未必有興趣，有興趣者未必有能力，並非今天才有的現象，但是今天面臨的嚴重程度卻是更高的。對不少哲學系來說，坐在課堂裡的數十位學生，可能只有少數幾位有機會以哲學為其日後的專業。如此，早年用來培養專業哲學家的課程設計是否要修改呢？哲學系在大學部的教學中，要堅持專業養成教育，還是要配合大多數學生的程度及日後的生涯？當然，凡事都非截然二分的，有時只是程度之別。但是，程度上造成的矛盾還是在教學現場造成困擾。於是，我們看到，有的哲學系想出雙軌課程設計的概念，以因



應不同學生的發展需求。

除了上述現實問題之外，更值得我們關心的根本問題是，哲學系的課程設計以及教授內容與方式是否有待調整。回顧歷史，課程架構、內容與教學方式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都有重大改變。印刷術出現，知識傳播和教學形態因而有重大改變。在今天網際網路的時代，知識的傳播、獲取方式改變，大學亦應有所因應。舉例來說，哲學史在傳統哲學系的課程一向占有頗高比重，教師依照年代一家一派地講述介紹。同樣，形上學和倫理學也是一家一派地講述介紹。其實，我們可以反思，從課本第一頁講到最後一頁，從歷史最古講到最近，從中國講到西洋和印度，這樣全面知識的介紹是否就能掌握哲學的精髓。今天有不少學科已經逐漸轉向主題式或問題導向的教學方法，也有一些大學強調教師應由講述者轉變成引導者，或是由講員變成教練。這些教學改變並非一意求新，而是為了找尋更有效、更切實的教學方法，並結合既有的網路資源和學習技巧。或許，我們很難在大環境下改變世人對哲學的錯誤期待，也很難要求年輕人抗拒社會壓力而堅持哲學追求。但是，從根本上精進我們的哲學教學，讓學生更容易有效學習、累積實力，永遠是我們能夠操之在我的，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